



成功搶救病人就是最佳論文

——訪臨床醫學教授、「人民的好醫生」黃宜厚校友

黃潔玲 鍾柏生 余彩霞

1954年剛踏出了廣州中山醫學院的門檻、才23歲的醫學院畢業生黃宜厚，滿懷著報國為民的熱情與理想，背著簡便的行裝，穿上黑色防水膠靴，告別了港穗這兩個南方都市，奔赴河南省大型礦區——焦作煤礦，開始了他艱巨而又富開拓性的工礦醫療服務工作，且一幹就是28個年頭……正當他南調廣州時，他已成為了焦作礦區老百姓由衷敬重、信賴及依依難捨的好大夫。同年，河南日報以頭版全版、河南畫報亦以大版篇幅報道了他救死扶傷的模範事跡，號召大眾向他學習。



▲ 穿上長靴的黃宜厚夫婦及其大女兒，領略河南焦作風雪的滋味。

知難而學 知難而上

黃宜厚醫生、教授是中華中學的戰前校友，在母校完成了小學頭兩年的課程，後轉往寄宿小學繼續學業至小五。香港淪陷期返鄉，戰後在廣州培正中學畢業，同年（1947年）考入當時美國教會興辦的教育機構嶺南大學工學院，次年成功轉入醫學院（中山醫學院前身），完成了艱深的5年課程。

為何從工學院轉到醫學院？宜厚校友憶述：當時並不認識當一個醫生就是要追求「救死扶傷、發揚革命人道主義」的偉大目標，只是抱著要向更艱巨的學習挑戰，因為當時這所大學的各個學院最難入讀的就是醫學院，有的學生讀了一兩年便轉去其他學院，或因所修科目不及格而棄學，又或留級重讀。而學院教授多是來自北京協和醫學院及國內外的知名教授，基礎醫學及臨床醫學的知識及實踐較扎實及牢固，使他躍躍欲試，決定轉到醫學院去。他的回答十分樸實及坦率。他還補上一句：「在以後的工作中，才逐漸認識到醫生也是一門平凡而偉大崇高的專業。」

哪為何畢業後志願當工礦醫生？「時值50年代中期，國家提出貫徹實行

經濟建設的第一及第二個五年計劃，重點在工業建設，特別指出要大力進行156項工業重點工程，其中包括了煤礦及其他礦山。」他同時指出：解放前的礦山絕大部分是被外國把持及操控，工人及其家屬的生命毫無保障，醫療狀況更是非常落後，滿目瘡痍。所以，他在填寫畢業分配志願時，就堅定地寫上：「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當一名工礦醫生」。

認定目標一往無前

誠然，在內地讀書及工作，多年來卻不是宜厚校友的唯一選擇，他擁有多次改寫自己人生經歷的機會。宜厚校友出生在香港一個較富裕的家庭，且深得祖父疼愛。記得他多次在暑假返港省親時，有人鼓勵他轉讀香港大學、或已聯繫了醫務衛生署可在香港執業行醫、或負笈美國深造醫術，甚至在祖父逝世前擬指定他為遺產的承辦人及信託人之一，所有這一切均被他先後婉拒了。一方面，他表示不能依賴祖業過二世祖生活，要自食其力；另一方面，不諱言在新中國成立前後接觸了進步思想：「我看到了舊社會很多不合理的現象，心裡很不舒服；更有機會閱讀《新民主主義論》，從而憧憬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期望著新社會為國為民帶來新希望。記得1949年廣州解放時，我感到十分興奮，自發跑上街慶祝，更站到商店外的桌及椅上宣傳共產黨及新中國。及後在連串認識新中國的學習與討論中，決心全心全意為國家、為人民服務，當個人民的好醫生。」既有如此宏願，縱然對親人的關懷心存感激，也難怪他力排眾議了。

今日的焦作礦務局醫院已有長速發展，中央醫院大樓建於旅遊區內，環境優美。然而宜厚校友昔日前往報到的是遠離煤礦生活區，位於偏僻郊野山麓的新建小樓，設施簡陋，四野荒涼，有時晚上能聽到狼的叫聲。宜厚校友笑著憶述：「我和當時相愛、以後是我太太的醫科同班同學錢珮芬（畢業於香港協恩中學），她主修兒科而我修內科。在共赴焦作礦區之前，以為礦區遍地都是黑色的煤，所以才特地買了長靴穿上才踏上征途。」他接著稱：「我們也準備艱苦工作與生活，因礦區的醫療事業尚處起步階段，一切工作需與同儕共同開拓。事實上，礦山是國家重點發展的項目，醫院面對的醫療人口是礦區數十萬乃至



▲ 行行杳杳與銀白雪地，迎來了這位來自南粵的好醫生。



上百萬的職工及其家屬，任務極為艱辛，特別是搶救病人的工作尤見繁重。」

搶救生命 不眠不休

面對眾多且緊急的搶救生命工作，作為內科病房的大夫，黃宜厚醫生最直接而有效的辦法是夜以繼日地工作，不計較個人的休息時間。每天早上一披上白袍進入病房，就忙個不停地幹，看重病號，關注其病情的變化，及時採取措施；若發現需要緊急搶救的病人，休息就更顧不上了，好多時工作一直到晚上才停止。倘若遇上有危急病人，就不管有多晚，他一直在病床前觀察與應對著，直到病者脫離了危險期才放心回家休息。黃大夫在節假日也自覺早、晚回醫院巡病房，這已成為他的習慣，遂也形成他一天不巡病房心裡就不放心、不踏實的感覺，即使在新春假期亦不例外，而內科的其他醫生也



▲ 在內科病房工作不分朝夕，時刻留意著病人病情的變化。

毫不例外地這樣做。粗略估計他平均每天工作達15-16小時，病者不管是甚麼職級，不管是工人、家屬、農民還是領導，黃大夫也會一視同仁地悉力搶救。

對病人來說時間就是生命，這個道理沒有誰比醫生更明白。話說在某個大年初一的白天，黃大夫在搶救了一名患傳染性急性肝炎的病人後才回家吃飯，到了晚上11時許準備休息時，毗鄰的部隊醫院因一名軍人心臟大量積血、陣發性心跳及呼吸停止的危急症狀，請求黃大夫前往會診，他和該院的外科醫生一道、立即參加協助搶救至年初二天亮，病人的情況才基本穩定下來，後來完全康復。當黃大夫回到礦務局醫院上班時，隨即又接到搶救病人的任務，他又投入了整天緊張的工作之中……就在這兩夜三天的不眠不休之中，黃大夫和該院及部隊醫院的人員成功地挑戰了死神！

責任之外更有親情

為此，有人戲稱黃大夫一定是天天吃人參，否則難以長時間精力旺盛地工作。黃大夫的回答是：「我不需要、也從來沒有吃過人參。我精力的源泉來自黨和國家對我的教育、關懷，來自我每天的工作，來自病人及其親人的期望，是他們給了我無限的動力。我要把黨和國家對人民的關懷及溫暖通過

我的雙手帶給病人。只要我一旦踏進病房，心裡就專注在病人身上，其他甚麼東西也能擱下，甚至忘記了。況且，一旦能把病人搶救過來，我心裡只有舒暢和為病人高興，這是作為醫生應盡的責任，只會興奮不會疲勞。」他更誠懇地說：「工作的投入主要是對病人有感情，能與病人的感受一致，視病人如親人。親人有病，自己哪能安心回家睡覺、哪會計較髒活累活？一定會整夜守在床前，希望能為病人多做些事，這確是工作責任感之外的一份親情化成的動力。」



▲ 獲得病人的敬佩及由衷感激。

醫德，亦要想到如何杜絕對病者任何微小的不安全因素，否則一樣影響病者的生命及搶救效果。這就不難理解黃大夫在巡房的過程中，能留意到危重病人是否能觸及電鈴的繩子；在醫院通道上看到一個病人在艱難地爬樓梯時，得知病人可能是胃穿孔要到放射科照 X 光，他馬上把病人背到 X 光室，找到了值班醫生共同跟進病人的情況；更有一次他到分院時，看到一位患痢疾的老工人吃力地在院子洗褲，說一天痾十多次，不洗不行。黃大夫這時接過了黏滿膿血的褲子，清洗、曬乾後送回給病人。對這些往事，黃大夫說：「這些



▲ 與同袍進行心臟疑難病例的會診。

事情我都記不清了，其實很多醫護人員都會這樣做。總之，照顧病人是醫生及護理人員的天職。」

勤鑽研 求突破

黃大夫的醫術高明，得人敬重，這與他對專業孜孜不倦的鑽研有著必然的因果關係。儘管黃大夫每天在家的時間十分有限，卻往往成為閱讀國內外醫療雜誌、研究重病人醫療方案的黃金時段，當中有不少方案正是從國內外



成功病例中得到啟迪的。「多學習些新知識，鑽研些新方法，才能有效幫助病人解除痛苦。」即是說，雖然他不曾出國，卻能與國際醫療科技的新知識、新課題緊密接軌。記得某年適逢大年初三，礦務局黨委宣傳部長正找上門來，進門給他看到的是黃大夫埋頭閱讀醫療雜誌，這不禁使他大為驚訝：要是春節假期也用來閱讀鑽研的話，還有甚麼休息時間呢？其實黃大夫自從醫以來，一直透過在港家人替他訂閱國際幾份權威性的醫學刊物，他亦抓緊時間閱讀、思考，故對西方醫學的最新訊息亦有所了解。

2014年11月《焦作日報》有關河南能源焦煤中央醫院（前身為焦作礦務局醫院）建院66周年的專題報道中，在回顧該院發展里程內撰述：「1954年畢業於中山大學的黃宜厚，運用中西醫結合的辦法，醫治頑固性心力衰竭、腎炎、高血壓、腦血管病等具有一定成效。1982年河南省委號召向黃宜厚同志學習。」由此印證了黃大夫在醫療研究及臨床治療方面的努力成果。此外，黃大夫在內科、心臟科、血液科等亦有一定經驗，學識全面，多年來總結及發表了《低血鉀對心血管系統的影響》、《休克性肺炎》、《心功能不全》、《急性血癌的臨床》、《血管擴張藥物對心功能影響的超聲心動圖》等文章，與學術界分享經驗。

縱然如此，若與他數十年較豐富的臨床醫療實踐比起來，這些論文固然珍貴，卻少得不成比例。對此，黃宜厚醫生有這樣的回應：「時間就是這麼多，要不斷學習新知識，更要履行搶救生命的工作，我必須有所取捨。可以



▲ 診病之外，還不斷進行科研實驗，以改進醫療方法。

這樣說：搶救生命、尤其搶救急症病人，他們得救了、存活了，就是我最佳的論文。」顯然，在個人學術成就與搶救生命之間應作如何取捨，黃大夫已有過深思熟慮。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黃大夫28年來搶救病人所寫下的病歷記錄若訂成厚厚的一冊，不就成了這位臨床大夫最有學術價值、仁心仁術的論著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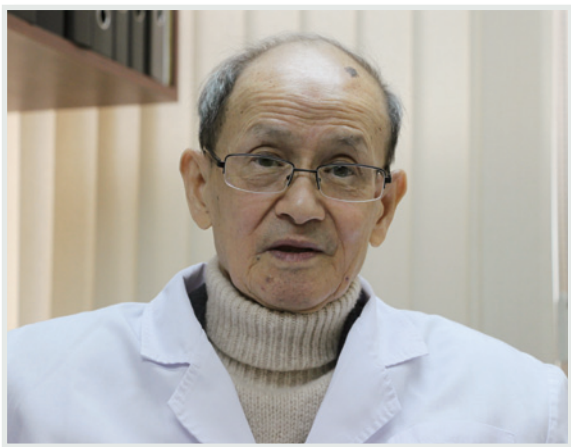
救死扶傷不居功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街上一對夫婦拖著年青的女兒，向著黃大夫

夫婦迎了上來，並熱情地要女兒叫黃大夫、錢大夫，原來這個女孩在兩歲時患上垂危急病，經這兩位大夫及時搶救才活了下來。

——在繁忙時間擠上了公車的黃大夫，經常會碰上病人與他親切地打招呼，然後為大夫讓出座位。

——在更多時候，康復了的病人或其家屬會給黃大夫送上禮物以表謝意，諸如鮮魚、雞蛋之類，這縱然不是甚麼貴重物品，但當時國內正處於暫時困難時期，這些食品已是較豐厚的禮物了。黃大夫對他們說心意收下，禮物請拿回去給康復中的病人補身吧。人們於是把禮物送到黃大夫家裡去，但同樣亦被退回。事實上，黃大夫從來沒有接受過任何禮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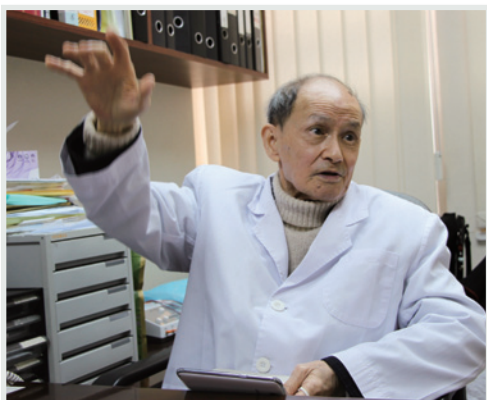


▲ 84歲的黃教授，臉龐清癯，精神矍鑠。

——有病人則贈予題上感謝、頌揚語的橫扁、鏡屏之類，黃大夫一律不掛不收，久而久之就積存了一大堆。他向科內人員表示：千萬別掛起來，否則會越掛越多。他讓同事們隨便拿去另作別用，但要先把他的名字刮掉。在黃宜厚看來：「救死扶傷絕非醫生個人的功勞，真正幫助了病人是國家，是黨和國家通過我們的手為人民送上溫暖與關懷。」

遇厄困 群眾解圍

然而，在「文革」那個非常時期，黃大夫收到的「禮物」卻成了不得不收的「及時雨」，且至今仍萬分感激。話說那時的黃大夫突然被躍升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多次通知要開會批判他。黃大夫即時的反應是：「批判歸批判，晚上得讓我照樣查病房。」黃宜厚身體雖然健康少生病，唯個子清癯並不健碩。在批判會上一個造反派跳了上台，氣勢汹汹地勒令黃大夫要交代這交代那，說話間還扒開黃大夫的衣服，捏起拳頭、捲起衣袖，就要往大夫胸膛送上一拳——此時一直站在台邊的洗衣房女工大步跨上了台，用身體隔開了大拳頭，隨即向黃大夫發出了連串「質問」，巧妙地轉移了目標、成功地避免了大夫受到肉體傷害。「要是沒有她伸出援手，我可能會被打傷心臟、肺部及骨頭折斷，甚至危及生命！」雖然已事隔數十年，宜厚校友還是對女工的及時解圍由衷感謝！稍後，造反派又勒令黃大夫要與一位工人的



▲ 黃教授思路清晰，反應敏捷。

房子調換（黃大夫的房子稍大一點），這一回則由工人的母親出面招架，這位老人家堅決拒絕調遷，遂使事情不了了之。黃大夫平日待人嘔心瀝血已是家喻戶曉，在他遭逢厄困時，群眾自然看得清楚，明辨黑白，且及時解圍。

心胸豁達 但求無愧

話說回來，被批判後的當晚一跨進了病房，黃大夫的心情瞬即平伏下來，白天的一切倏地忘卻得一乾二淨，如往常那樣，他和顏悅色地逐一詢問病人情況，白天的事彷彿沒有發生過，黃大夫調節情緒的迅速實在叫旁人驚訝。「我也希望自己能活得健康，能為病人多服務。有黨和國家的關懷、有病人及其家屬的鼓勵與支持，自己磊落光明、問心無愧，其他的東西就不再去計較了。」此語揭示了黃大夫非一般的心理質素與精神境界。

話說回來，被批判後的當晚一跨進了病房，黃大夫

這樣一位好醫生，倘若聽到要調離焦作的話，群眾的反響會是怎樣是不難估計的。這事情發生在 1982 年，年邁的母親一直惦記著遠方的兒子，宜厚校友亦深感工作繁忙，要增加回港探母的次數實不容易，初時他嘗試說服母親遷居河南，因老人家感到難以適應，於是萌生申請把兒子南調廣州的建議，以方便母子日後多相見。本來這是十分符合人倫的要求，但對焦作市乃至河南省的許多人來說就難以接受。唯基於黃老太太的多方奔走與鏗而不捨地爭取，宜厚校友終在同年的某一天接到「要走請趕快走，否則你就難以離開」的通知。



▲ 在余彩霞老師陪同下，出席我會的周年聯歡晚宴。

於是，夫婦倆迅速辦妥了必須辦的事宜，在數十名同事的簇擁下依依相送到鄭州，接著他倆自行南下廣州，告別了這塊工作了 28 年的土地。

回穗教學受歡迎

這位焦作礦務局醫院副主任醫師、譽滿河南的黃宜厚大夫抵穗後，依然選擇在醫療最前線的崗位工作，就任中山醫科大學第三醫院內科主任、副教授一職，每天除了診症還要教學，及參與一些科研工作，直至 1992 年退休。基於醫學院的特邀，到廣州後立即以英語講授內科部分課程，儘管以外語授課是黃教授的第一次，屬嘗試性質，但在第一堂已贏來了掌聲，學員頗為滿意，一直講至退休。退休後還要回校再多講兩年，俟培養了一位適合的講課繼任人才功成身退，於 1992 年正式退休拜別五羊城，回到了土生土長、闊別了半個世紀的香港。

23 年來退而未休

退休在港的黃宜厚教授精神矍鑠，仍投入工作，在 1997-2004 年，應邀為浸大持續進修學院中醫進修班講授西醫課程；又曾參與澳門科技大學醫藥及健康學院的一些工作；現時在健康化驗中心擔任首席醫學顧問。從 1997 年始，兼任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醫學顧問至今，義務為會員提供專業的醫療建議，每周 3 天定時為會員及在化驗中心檢驗的病者講解體檢報告及提供醫療建議。基於黃教授醫學知識全面與臨床經驗豐富，斷症能力強，能給予會員準確且切實的治療建議，深受會員信賴與敬重；18 年來又針對長者常見病為會員主講了超過 10 個醫學講座，聽眾均迅即爆滿……退休回港的 23 年來，黃教授堅持服務病人的實踐始終不渝，服務精神令人敬佩。



▲ 在高教聯誼會主講健康講座。

孳生，一生都記得

這位在中華中學僅唸了兩年初小、現已年逾八旬的老校友，如今對母校還有印象嗎？

——「有，當然有。儘管當時我只有 6、7 歲。」

——「在 1936-1938 年，我就讀於中華中學小二至小三年級，是全日制



的。記憶中當時學校在堅道，擁有一個獨立校舍，有個很寬敞的平台，是左右兩邊台，前面還有石階。每天上學要在大平台先集隊，黃祖芬校長每天都能見到，他站在台上講話，帶引我們唱校歌，我對他的形象至今還很清晰，一生都會記住。」

——「雲山蒼蒼，海波泱泱，翳我中華，奧區名邦……校歌的歌詞，我現在仍記憶猶新。」他有力地打著拍子，輕輕地哼了起來。

——「記得每年的結業禮，就在中環的娛樂戲院舉行，黃校長會總結整個學年的成績，還進行學業成績頒獎禮。由於我每學期都考上第一名，有幸兩度從芬生手裡接過銀杯，所以我對他的形象、他的笑容印象很深。」

——「後來由於我要讀寄宿學校，才轉了校。」

這些已是快80年前的事了，然而，我們的黃宜厚校友卻說得如歷歷在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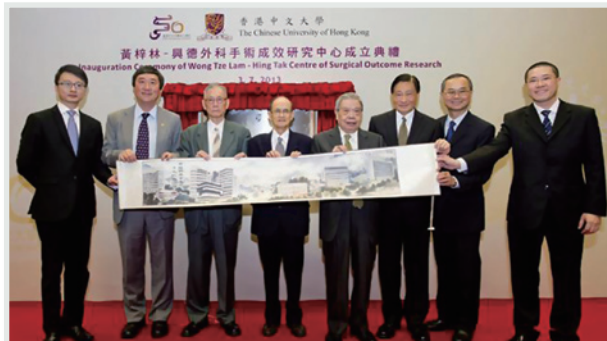
燃燒自己 照亮別人

黃宜厚校友不只愛看書、愛鑽研醫術，還愛朗誦詩歌、愛引吭高歌，是男高音。「對，我愛唱歌，愛唱《長江之歌》、《黃河大合唱》、《我愛你中國》、《我的太陽》及50年代大學校園的流行歌曲。近年來，亦較欣賞荷蘭祖父級男高音歌唱家Martin Hurkens的《You Raise Me Up》，尤其唱到『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你鼓舞著我，使我超越自己）時，使我深受感動。」他解釋：「這個『你』包括家庭、工作、病者、社會人群，有了他們的鼓舞，我才能上高山、跨大海，能自我超越。這不局限於醫療學術，還包括健康及生活、精神狀態、思想境界……」不錯，他的人生，就是不斷超越自己！

他還強調：「如果認為自己以往作出過一點成績的話，都是黨和國家教育培養的結果，不能記在自己的功勞簿上。其實我和國內外其他醫生一樣有工作上的失誤，在各方面有不少缺點及不足之處。我冀望能在有生之年，對社會及人民多作點貢獻，走完我的人生歷程，像點燃的蠟燭一樣，燃燒了自己，照亮了別人。」

黃宜厚小傳

1931年生於香港，籍貫廣東南海。祖父於1920年從廣東佛山來港艱苦創業有成，是香港儒、釋、道三教有關組織的始創人之一；黃先生濟世為懷，在香港及家鄉興辦慈善事業，鋪路、修橋、辦學校、建醫院等。黃宜厚1936-1938年入讀香港中華中學小學二、三年級，學業成績優異，名列前茅，後轉嶺南小學讀至小五。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後隨家人返回家鄉避戰，並勤奮自修數理化等科目。1945年抗戰勝利後，入讀廣州培正中學至1947年畢業。年方16的他，同年考入嶺南大學工學院，翌年轉讀醫學院，1954年畢業。



▲參與「黃氏家族基金」慈善捐獻工作。圖為2010年該基金捐助大文大學成立外科手術成效研究中心時攝，左4為黃教授。（摘自《中大通訊》）

貢獻良多，深受群眾信賴，被譽為熱愛國家、熱愛人民、熱愛事業的好醫生。1982年5月，河南省市多個領導部門聯袂組織報告會宣揚他救死扶傷的模範事跡，並號召各級幹部及群眾學習他的高尚品格。

1983年起出任廣州中山大學醫學院第三醫院內科主任、副教授，至1992年退休。1990-1992年在中山醫科大學主講內科部分課程，兼任碩士研究生導師。1992年正式退休返港後，曾在澳門科技大學藥物及健康學院參與部分工作、香港浸會大學持續進修學院中醫進修班講授西醫課程，現任健康化驗中心首席醫學顧問。1997年至今，為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醫學顧問，致力把豐富的專業學識與寶貴的臨床醫學經驗繼續惠及有需要的人士；他同時亦積極參與黃氏家族基金會在本港及內地的慈善捐獻事務，惠澤社群。

黃宜厚教授的太太錢珮芬，亦為同院校的兒科主任、副教授、副主任醫師。有3女兒，大女在廣州醫科畢業後赴美取得生物化學博士學位及醫生執業資格，現從事電腦專業工作；二女在澳洲畢業後為會計師；三女現在香港照顧年邁抱恙的母親。

（原載校友會會刊《國光》2015）

在1954年至1982年的28年間，任職河南省焦作礦務局醫院醫生，由內科醫師升至內科主任、副院長、副主任醫師，任內忘我搶救重病人，積極鑽研，醫術每有突破，